

北國周末

近日,记者赶赴河南南阳市,采访到了这桩在河南省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奇离婚案,走进了一个刚刚发生不久的荒唐得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闻故事……

贫困女大学生含泪卖前程

镇平县位于南阳市西部、秦岭东麓,高丘镇在该县偏远地区,山路崎岖,经济落后。高丘镇的牛头坡村靠近山边,更穷。

1999 年,一个特大的喜讯震动了这个穷山村。村里徐铁柱家的小女儿徐艳考上了郑州某大学。牛头坡飞出了金凤凰,烫金通知书迅速在全村人

2001 年 6 月,在胡家竭力的提议下,胡长河和放暑假的徐艳一起在村里开了介绍信,由胡父到镇民政所为他们领取了结婚证。

结婚登记后,徐艳继续回学校上学,胡长河不定期给她寄学费、生活费,并按照风俗,逢年过节,便到徐家看望其父母。

胡长河对这桩婚事充满了幸福的憧憬。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序,能娶上个大学生,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全心全意地对待徐艳,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弥补现实的差距。

2001 年 8 月,胡长河借到郑州市

万元,归徐艳个人所有,举行结婚仪式时交给徐艳;欠 25 英寸彩电一台;欠现金 3000 元;2002 年 4 月份徐艳的考试费及实习费由胡家负责;徐艳毕业后立即到胡家成家。

徐艳签名后,颇具心计的胡旺材以将来胡长河兄弟分家说不清为理由,要求徐艳把与胡长河相识以来花胡家的费用也出具一张字据。徐艳在胡旺材的坚持下,极不情愿地含泪写下了“今花胡长河 7300 元”字据。

拿着这两张字据,胡家终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开始忙着买房子、做家具、安心等着娶媳归了。

诉到法院要离婚

徐艳的哥哥徐明一开始就反对这桩婚事,妹妹在胡家被迫出具字据,使他更为不快,便劝说妹妹退掉婚事。

一直对婚事不放心的胡长河听说徐家对自己的看法,徐艳也对婚事三心二意后,心中不快。2001 年岁末,胡长河到徐家论理,被徐父批评几句,不由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砸毁了物品,还将徐艳的父亲徐铁柱打伤。

这件事对徐艳刺激很大,本就对婚事不太满意的心她里更加生气,在哥哥的劝说下,暗暗决定退掉婚事。徐艳写下诉状,以登记

子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法院的一张传票会悄然而至。

接到传票,胡旺材父子傻了眼,全家人欣喜了快一年,想不到盼来一场空!胡家人定下心想想,强扭的瓜不甜,钱再多也买不到人心,婚事不成算了,别再伤了两家的和气。胡家便托人找到徐家说和,希望能够私下了结,退一部分“彩礼”算了。不想徐家坚决不同意,说是怕日后纠缠不清,一定要通过法院来了结。

2002 年 1 月 17 日,镇平法院高丘法庭正式受理此案,并于 3 月 1 日和 3 月 5 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法庭经审理查明,确认徐艳和胡长河的婚姻系合法婚姻。但法院认为,徐艳和胡长河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并未同居生活,未能建立良好的夫妻感情,故原告要求离婚的请求成立。原告在与被告登记结婚后,未与被告同居生活,却在花费被告 7300 元钱后,仍向被告索取钱财,不但不能证实原告出具的凭条受胁迫而为,相反证实原告是结婚索取钱财,依照《婚姻法》有关规定,徐艳花费胡家的 7300 元也应酌情返还 70%,即 5110 元。

综艺节目办到今天,实在没多少新招儿了。于是,大家就把演播室“甩”在一边,把镜头对准“广阔天地”,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外地之旅”。

印象之中《综艺大观》冲在了最前面,并且晚会都以“特别”冠名之,不是“某某之旅”特别节目,就是“某某山城”特别节目。就现场气氛来说,都还不错,反正镜头扫过,不是领导笑眯眯,就是观众笑嘻嘻。再配以秀丽的风光,明星的演唱,一期节目就“OK”了。后来,其它节目也悟出了其中的“配方”,于是乎,“你方唱罢我登场”“周游各地”成时尚。

在各种“外拍晚会”中,要数《同一首歌》“走”得最远,进玉门、到深圳、去边塞、访台湾……但跑来跑去,歌曲“老一套”,歌星还是“老一套”,所不同的只是背景换了而已。“走”得最“小心”的要算是《梦想剧场》了。这档由毕福剑“操盘”的戏剧栏目,并没有多少明星到场,每到一地,只是与地方上的人“打成一片”。但必不可少的领导“前排坐镇”,背后“景色如画”。“走”得最热闹的是《周末喜相逢》,拿那期在大连,与

难道就不好笑了?我看未必!

节目“周游各地”,还有一个主持人“撞车问题”。因为央视就那么多几张熟脸,领着综艺节目一会儿“走进北方”,一会儿“走进江南”,每去一地几乎都以“老乡”的口吻夸其美丽,叹其壮观,今天这么说,明天还是这么说。当然,有些综艺节目因其本身的性质,“走出去”还

是有必要的。比如《东南西北中》,比如《“心连心”艺术团》等。但大家都往外跑就不新鲜了。

一句话,综艺晚会的质量还是节目本身,千万别再“节目不够,景色来凑”了。

徐艺节目何必周游各地

●视角 □文/马后炮

大连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特别节目”来说,尽管演员队伍不怎么庞大,只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但“侯门师徒”演出的喜剧效果仍然很强烈,那期《周末喜相逢》不把演播室搬到大连,

是有一期节目就“OK”了。后来,其它节目也悟出了其中的“配方”,于是乎,“你方唱罢我登场”“周游各地”成时尚。

在各种“外拍晚会”中,要数《同一首歌》“走”得最远,进玉门、到深圳、去边塞、访台湾……但跑来跑去,歌曲“老一套”,歌星还是“老一套”,所不同的只是背景换了而已。“走”得最“小心”的要算是《梦想剧场》了。这档由毕福剑“操盘”的戏剧栏目,并没有多少明星到场,每到一地,只是与地方上的人“打成一片”。但必不可少的领导“前排坐镇”,背后“景色如画”。“走”得最热闹的是《周末喜相逢》,拿那期在大连,与

是有一期节目就“OK”了。后来,其它节目也悟出了其中的“配方”,于是乎,“你方唱罢我登场”“周游各地”成时尚。

在各种“外拍晚会”中,要数《同一首歌》“走”得最远,进玉门、到深圳、去边塞、访台湾……但跑来跑去,歌曲“老一套”,歌星还是“老一套”,所不同的只是背景换了而已。“走”得最“小心”的要算是《梦想剧场》了。这档由毕福剑“操盘”的戏剧栏目,并没有多少明星到场,每到一地,只是与地方上的人“打成一片”。但必不可少的领导“前排坐镇”,背后“景色如画”。“走”得最热闹的是《周末喜相逢》,拿那期在大连,与

一位聪慧过人的在校女大学生,为何要与一个农民签订下“卖身契”,并领取了结婚证?此婚姻是否受到法律保护?女大学生后来为什么又把“丈夫”告到法院要求离婚?法院又是怎样判决的?读来让人沉思!

手里传看了一遍,徐家人烟茶招待,笑得合不拢嘴。高兴之余,面对 5 千元的高额学费,全家人犯了愁。徐家世代耕作,靠种地的收入,哪能供养一个大学生?然而,想想老几辈子就出这个大学生,为了女儿的前程,全家人还是咬紧牙关,四处借了 4 千多元钱,送徐艳到郑州上了学。

出生于 1981 年 6 月 1 日的徐艳自幼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小学时曾连续跳级。她深知自己上大学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因此在格格外省吃俭用,刻苦努力。

2001 年春节,徐艳放假回家,看到家中穷得一贫如洗,哥哥徐力强已是而立之年还未娶妻,又想到新学年开学后的学费还没有着落,一筹莫展。

正在这时,住在同村的亲戚张畅上门提亲,男方是同村胡旺材的小儿子胡长河。胡家是村里有名的殷实人家,胡长河在镇上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铺,胡旺材侍弄庄稼又是一把好手,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胡长河见自幼一起玩耍的徐艳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端庄秀丽,且是大学生,就让父母上门求亲。胡家许出了丰厚的条件:徐艳如果同意婚事,上学的费用胡家全部负担,同时还说自己家在镇上有关系,毕业后可以帮助安排到镇卫生院上班。

堂堂一个大学生岂能稀里糊涂拿自己的婚姻大事开玩笑?但是看到满头银发和日夜操劳的父母无助的样子,徐艳心软了,应下了这门亲事。

在校女大学生领取结婚证

2001 年 2 月 26 日,徐艳在媒人张畅的带领下,来到胡家“相亲”。胡长河比徐艳大两岁。见胡个头高挑,相貌英俊,虽没有上过几天学,倒也聪明能干,徐艳的心稍稍得以平衡。

胡家对这个大学生媳妇视若珍宝,有求必应,生怕有哪一点做得不对,惹徐艳不高兴。这一天,按照当地风俗,胡家给了徐艳 2000 元“见面礼”,又给徐艳的姐姐、姑姑等亲戚捎回每人 100 元的礼金,一共花了 3000 元。第二天,胡长河带着徐艳,高高兴兴地来到县城,为她买了手表、衣服等礼物,又花了百元钱摆了一桌宴席,两个人算是正式订了婚。

胡家怕夜长梦多,到手的媳妇再飞走,于是决定生米做成熟饭。

进货之机,专程来到徐艳的学校看望她,想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看到贸然来访的胡长河,躲闪不及的徐艳恼羞不已,冷脸相对,对别人介绍说这是她的哥哥。

自惭形秽的胡长河不敢久留,给徐艳留下了几百元钱,慌慌张张逃离了学校。回到家里,唉声叹气。父母得知儿子的尴尬处境后,深感事情重大,于是又生一计,逼徐艳就范。

含泪签下“卖身契”

按照当地风俗,领取结婚证并不算结婚,结婚必须举行结婚仪式。徐艳和胡长河既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又没有同居,在村民们看来,两人并不算夫妻。

正在胡家忐忑之时,邻村又传来消息,一个小伙子已经订婚的媳妇在城里攀上了“高枝儿”,把小伙子“蹬”了。听到这个消息,胡家人更是寝食不安。

2001 年 11 月,徐艳放假回来了。胡长河的父母邀请徐艳和她父母来到胡长河的姑姑家里,共同商量毕业后举行结婚仪式和彩礼一事。徐艳不同意,胡家就说要举行结婚仪式,要么还钱,双方退亲。还得一年才能毕业,以后的学费怎么办?立即退亲,自家花胡家的钱上哪去还?徐艳没有了办法。

这天,胡家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徐家愁眉苦脸,神情黯然。在如泣如诉的啜泣声中,徐艳坐车来到胡家。

结婚仪式后的当天,为了套牢徐家,胡长河的父亲胡旺材以互守信誉为由,向徐艳出具了一张纸条,让她签名,其内容为:胡旺材同意拿出现金 1

万元,归徐艳个人所有,举行结婚仪式时交给徐艳;欠 25 英寸彩电一台;欠现金 3000 元;2002 年 4 月份徐艳的考试费及实习费由胡家负责;徐艳毕业后立即到胡家成家。

徐艳签名后,颇具心计的胡旺材以将来胡长河兄弟分家说不清为理由,要求徐艳把与胡长河相识以来花胡家的费用也出具一张字据。徐艳在胡旺材的坚持下,极不情愿地含泪写下了“今花胡长河 7300 元”字据。

拿着这两张字据,胡家终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开始忙着买房子、做家具、安心等着娶媳归了。

诉到法院要离婚

徐艳的哥哥徐明一开始就反对这桩婚事,妹妹在胡家被迫出具字据,使他更为不快,便劝说妹妹退掉婚事。

一直对婚事不放心的胡长河听说徐家对自己的看法,徐艳也对婚事三心二意后,心中不快。2001 年岁末,胡长河到徐家论理,被徐父批评几句,不由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砸毁了物品,还将徐艳的父亲徐铁柱打伤。

这件事对徐艳刺激很大,本就对婚事不太满意的心她里更加生气,在哥哥的劝说下,暗暗决定退掉婚事。徐艳写下诉状,以登记

子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法院的一张传票会悄然而至。

接到传票,胡旺材父子傻了眼,全家人欣喜了快一年,想不到盼来一场空!胡家人定下心想想,强扭的瓜不甜,钱再多也买不到人心,婚事不成算了,别再伤了两家的和气。胡家便托人找到徐家说和,希望能够私下了结,退一部分“彩礼”算了。不想徐家坚决不同意,说是怕日后纠缠不清,一定要通过法院来了结。

2002 年 1 月 17 日,镇平法院高丘法庭正式受理此案,并于 3 月 1 日和 3 月 5 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法庭经审理查明,确认徐艳和胡长河的婚姻系合法婚姻。但法院认为,徐艳和胡长河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并未同居生活,未能建立良好的夫妻感情,故原告要求离婚的请求成立。原告在与被告登记结婚后,未与被告同居生活,却在花费被告 7300 元钱后,仍向被告索取钱财,不但不能证实原告出具的凭条受胁迫而为,相反证实原告是结婚索取钱财,依照《婚姻法》有关规定,徐艳花费胡家的 7300 元也应酌情返还 70%,即 5110 元。

女大学生

签下

『卖身契』

●大聚焦 □文/李丹 绍普

今年只有 14 岁,家住商洛市商州区刘湾街道办事处的刘浩,无法忍受父母的打骂,负气离家出走。走进了流浪乞讨的生活。当有好心人收养他并打电话让父母来接他回家时,父母总是推三拖四,不愿意来接刘浩回家,并说出了“他不听话,孩子就不要了”的话。近日记者就此事进行跟踪采访。

马满意和彭长举都是安徽亳县人,他们在铜川中行广场处摆了一个卖副食品的摊点。11 月 8 日晚上 9 时多,收完摊的马满意看到一个小孩抱着打烧饼的炉子取暖,便走过去询问,小孩说,他是商州人叫刘浩,并告诉了他他家的电话。马满意一看,孩子不呆不傻,

很紧张。刘浩的父亲答应第二天来,谁知道,第二天的希望又落空了,这一拖就是十几天。

马满意对记者说,中间,他们还跟刘浩的母亲联系过,可是,刘浩的母亲讲,这孩子太淘气,管不了,现在刘浩在他们这里有吃有住,就让他给他们打工。马满意说听完他母亲的话后,他和他姐夫都很吃惊,也很气愤。14 岁的年龄,正是上学的时候,怎么能打工,况且又不到打工的年龄。没办法,马满意和他姐夫彭长举把一间仓库腾了出来,让他们的孩子和刘浩暂时住在那里。

刘浩的不幸

14 岁的刘浩是商州区刘湾街道办事处霍嘴村人。他有位奶奶,已经 60 多岁了,还有个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他不仅口齿伶俐,思维清楚,而且也很温顺,丝毫没有像他的父母亲讲得那样“淘气”、“不听话”。马满意说,刘浩来后,与他家的孩子玩得非常好,又很听话,家里人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副食、水果任他吃,想看电视就看电视,不想看电视就让他出去玩。记者问刘浩想不想回家,刘浩说他想回家,也想奶奶,就是不想父母。说完,他低下了头,眼里含着热泪。

11 月 16 日,记者用刘浩提供的电话(0914—2326264)和他三爸的家人联系上,记者留下了手机号码。过了不久,刘浩的父亲打来手机,告诉记者,他准备过两天去铜川接儿子回家。他承认打过孩子,说孩子太

调皮了,为管教刘浩,让他们全家人费尽了心血。刘浩以前也从家里逃走过。12 月 4 日,记者到铜川采访时,当着刘浩的面再次给他家人打电话,家人却说如果收养的人愿意要刘浩,就给他当个小帮手吧。而马满意的家庭生活并不富裕,收养刘浩的确有困难,况且法律也不允许。

截至记者发稿时,刘浩的家人仍没有接刘浩回家的意思。狠心的父母,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接自己的儿子回家?记者曾就此事询问过律师,律师说,如果刘浩的父母经常打他,他可以以虐待罪将父母告上法庭。如果父母长期不要他,视情节严重程度,也可以以遗弃罪起诉父母。



床沿雕刻

一件件根雕作品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大到数百斤,小的则可以掌上把玩。

萎缩的身躯、伤痕累累的手,苍白的面孔。艺术、残病、两者本无联系。

在这里,秦巴山区的汉子杨国华,却将两者紧紧维系在一起。

整整 20 年,7300 多个白昼,他不停地雕凿,忙碌着,这一切都在床上进行。因为他下肢高位截瘫,不能靠坐,不能仰卧,只能侧卧。

杨国华,陕西平利县城关杨家梁村人,32 年前,18 岁的他在县水利建设中遭遇塌方,由此开始了漫漫卧床人生。

人生不幸家境贫寒,令他几度想到死。母亲了解儿子,村里村外借书给他读。读书使他心界大开,信念坚定。读书日久天长竟成了村中的文化人,帮人写书信、写春联。他的两篇散文也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秦巴腹地,树多根多,他有了主意。



床沿雕刻

1982 年杨国华生活有了变化;学根雕,做根雕。美术功底他一点没有,这难不倒他,生性刚强的他一点点学,一步步做,身上磨起血泡,双手更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用了一年多时间他总结摸索出一套“审、议、思、修”的制作加工方法,技艺长足发展,每日工作十多个小时,家人挡都挡不住。

杨国华有着一个贤惠的妻子。20 年前,杨国华认识了邻村高中毕业的黄玉滋,他们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聊文学,聊人生。杨国华广博的知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黄玉滋的心。

1982 年黄玉滋冲破了家庭的阻力,在政府的帮助下与杨国华结了婚。20 多年来日子虽说过得清贫,黄玉滋没有怨言。如今他们的大女儿已中专毕业参加了工作,儿子正上小学六年级。去年杨国华在政府和朋友的帮助下利用自己根雕赚的一部分钱建起了一座 300m² 的新住宅。他利用空闲的房间办起了“农家乐”和文艺娱乐室,虽说建房欠了几万元外债,可如今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每每到这些杨国华总是少不了指着妻子说“这都是我妻子的功劳”。

本报记者 郭玉军 摄影报道

卧床人生

但是脸上,身上脏得不成样子,手也冻得又肿又红,便把他领回家里先吃饭,让他姐夫用手机拨通了孩子提供的号码。接电话的不是刘浩的父亲,而是他的三叔。他三叔说,第二天便到铜川来接刘浩。

晚上,他们给小刘浩洗澡时,水都成了“伴汤”,因长时间在外,小刘浩的手、脚都冻肿了。马满意找来自己孩子的衣服给他穿上了,等着第二天他家人来接他。可是他们等了整整一天,就是没人来接。9 日晚上彭长举又联系,这次总算找到他的父亲听电话,彭长举对刘浩的父亲说,现在孩子在这里生活得挺好的,希望他们赶紧来接孩子,因为他们也是租的地方,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居住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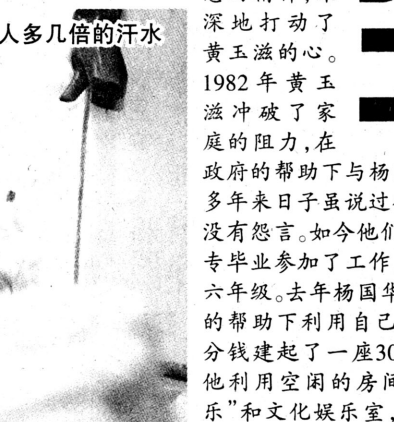
只因不听话,14 岁的少年刘浩不堪忍受父母的打骂,从商州老家出走,流浪到铜川街头。他想要回家,父母却不要他了!

只因不听话,14 岁的少年刘浩不堪忍受父母的打骂,从商州老家出走,流浪到铜川街头。他想要回家,父母却不要他了!

只因不听话,14 岁的少年刘浩不堪忍受父母的打骂,从商州老家出走,流浪到铜川街头。他想要回家,父母却不要他了!



一件木雕作品他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汗水



宋雕成了杨国华生命中的第二部分

十四岁的出走少年难回家

●记者行动 □文/阎冬

但是脸上,身上脏得不成样子,手也冻得又肿又红,便把他领回家里先吃饭,让他姐夫用手机拨通了孩子提供的号码。接电话的不是刘浩的父亲,而是他的三叔。他三叔说,第二天便到铜川来接刘浩。

晚上,他们给小刘浩洗澡时,水都成了“伴汤”,因长时间在外,小刘浩的手、脚都冻肿了。马满意找来自己孩子的衣服给他穿上了,等着第二天他家人来接他。可是他们等了整整一天,就是没人来接。9 日晚上彭长举又联系,这次总算找到他的父亲听电话,彭长举对刘浩的父亲说,现在孩子在这里生活得挺好的,希望他们赶紧来接孩子,因为他们也是租的地方,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居住条件

但是脸上,身上脏得不成样子,手也冻得又肿又红,便把他领回家里先吃饭,让他姐夫用手机拨通了孩子提供的号码。接电话的不是刘浩的父亲,而是他的三叔。他三叔说,第二天便到铜川来接刘浩。

晚上,他们给小刘浩洗澡时,水都成了“伴汤”,因长时间在外,小刘浩的手、脚都冻肿了。马满意找来自己孩子的衣服给他穿上了,等着第二天他家人来接他。可是他们等了整整一天,就是没人来接。9 日晚上彭长举又联系,这次总算找到他的父亲听电话,彭长举对刘浩的父亲说,现在孩子在这里生活得挺好的,希望他们赶紧来接孩子,因为他们也是租的地方,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居住条件

但是脸上,身上脏得不成样子,手也冻得又肿又红,便把他领回家里先吃饭,让他姐夫用手机拨通了孩子提供的号码。接电话的不是刘浩的父亲,而是他的三叔。他三叔说,第二天便到铜川来接刘浩。

晚上,他们给小刘浩洗澡时,水都成了“伴汤”,因长时间在外,小刘浩的手、脚都冻肿了。马满意找来自己孩子的衣服给他穿上了,等着第二天他家人来接他。可是他们等了整整一天,就是没人来接。9 日晚上彭长举又联系,这次总算找到他的父亲听电话,彭长举对刘浩的父亲说,现在孩子在这里生活得挺好的,希望他们赶紧来接孩子,因为他们也是租的地方,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居住条件

但是脸上,身上脏得不成样子,手也冻得又肿又红,便把他领回家里先吃饭,让他姐夫用手机拨通了孩子提供的号码。接电话的不是刘浩的父亲,而是他的三叔。他三叔说,第二天便到铜川来接刘浩。

晚上,他们给小刘浩洗澡时,水都成了“伴汤”,因长时间在外,小刘浩的手、脚都冻肿了。马满意找来自己孩子的衣服给他穿上了,等着第二天他家人来接他。可是他们等了整整一天,就是没人来接。9 日晚上彭长举又联系,这次总算找到他的父亲听电话,彭长举对刘浩的父亲说,现在孩子在这里生活得挺好的,希望他们赶紧来接孩子,因为他们也是租的地方,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居住条件



分享快乐



分享快乐